

# 明天 我要去冰岛

嘉倩——著

听地球角落的人  
说他们的故事

明天  
我要去冰岛



嘉倩  
——  
著

明天  
我要去  
冰岛

在这片没有油腻的土地，  
祝你冰岛快乐！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天我要去冰岛 / 嘉倩著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7. 1  
ISBN 978-7-5699-1248-7

I. ①明… II. ①嘉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5227 号

## 明天我要去冰岛

著 者 | 嘉 倩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石乃月

责任编辑 | 曾 丽 石乃月

装帧设计 | 蔡小波 王艾迪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 敬 敬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-69499689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87mm×1092mm 1/16 印 张 | 17 字 数 | 283 千字

版 次 |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248-7

定 价 |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挑剔 / 003

相信精灵 / 009

慢慢地看日出日落，慢慢地喜欢一个人 / 014

我们总能随时重新出发的 / 024

比宇宙存亡更重要的事 / 029

享受变化 / 034

到了我这样的年纪，已经根本不相信爱情了 / 039

我们都只活一次，必须活得快乐 / 045

凌晨三点的巨浪和湖边的小屋 / 054

曾经做出的每一个决定，都成就了此刻的我们 / 066

第一个乞丐 / 074

他没谈过恋爱 / 090

女船员 / 104

## 第一章

/

## 明天我要去冰岛





感激活着 / 113

灵魂的眼睛 / 118

微醺 / 124

没人关心他的去向 / 131

三人厨房 / 134

木村拓哉和斯嘉丽 / 138

我的箱子和我，我们是一个乐队 / 151

束缚 / 155

他是那么孤独，却又那么自由 / 159

对的人 / 1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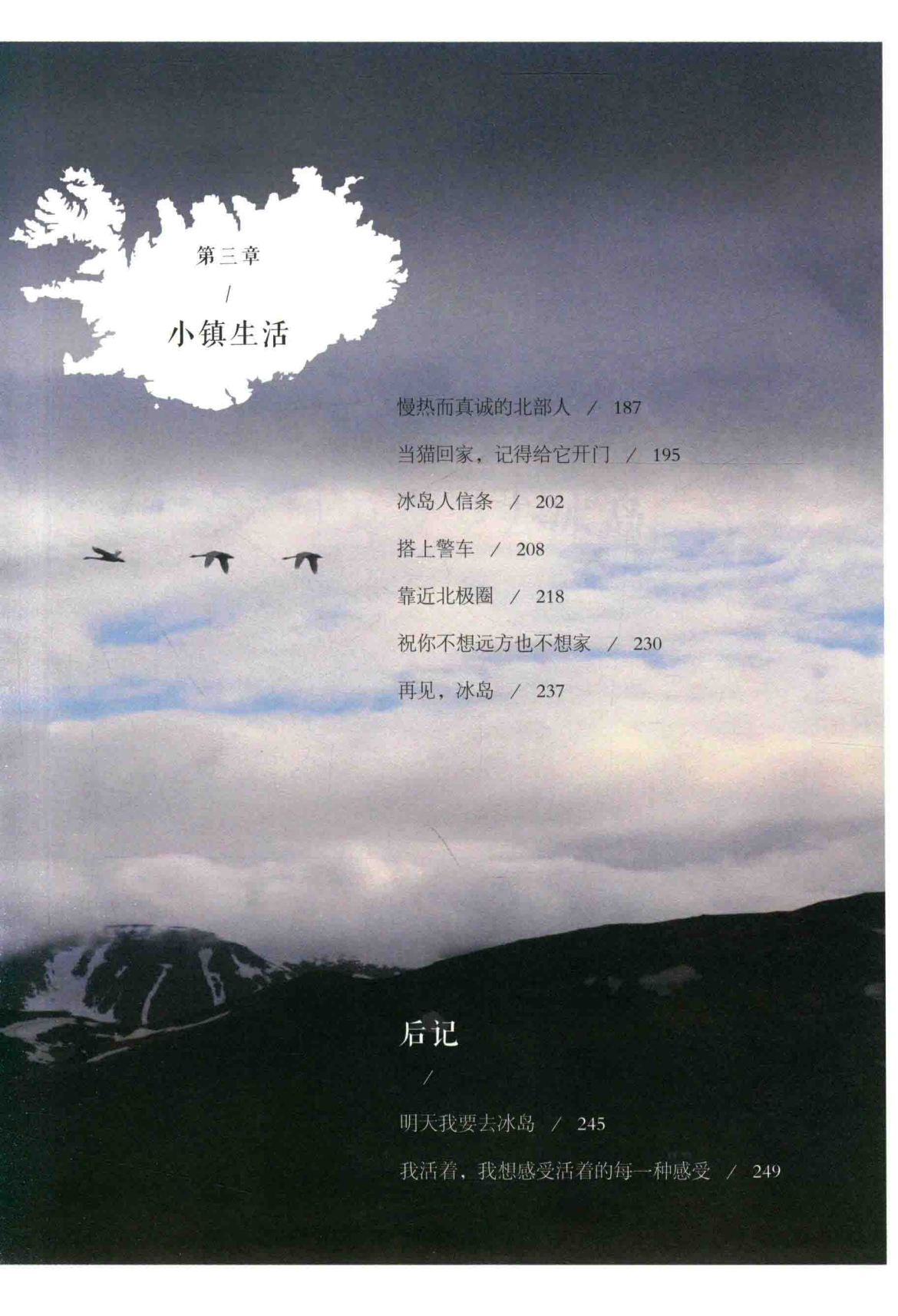
想当农民 / 168

一号公路 / 172

第一次搭车 / 176



第二章  
/  
在路上



第三章  
/  
小镇生活

慢热而真诚的北部人 / 187

当猫回家，记得给它开门 / 195

冰岛人信条 / 202

搭上警车 / 208

靠近北极圈 / 218

祝你不想远方也不想家 / 230

再见，冰岛 / 237

后记

明天我要去冰岛 / 245

我活着，我想感受活着的每一种感受 / 249



第一章

# 明天我要去冰岛







## 挑剔

我出发了。

午夜在香港转机，漫长的路途飞往巴黎，睡眠很浅，不断醒来。行走在戴高乐机场，仿佛参观人类博物馆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，披着不同文化和历史的外衣，匆匆擦肩而过，奔赴散落在地图上的各个小点。

雷克雅未克，离我越来越近。

机场停留半天，一路向北。

来到登机口，我开始恐慌，看了看时间，按照常规应该登机了，可是完全没有动静，也无人排队。我后悔了，不应该在机场的麦当劳发呆，看着一个法国父亲逗乐两个孩子。

谁叫他们抱在一起转圈，快乐得忘乎所以。

找到登机口附近的座位坐下，焦虑地望向四周。

一个戴眼镜、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坐在我身旁。

“你也飞冰岛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是的。”她回答。

极其容易辨识的美式口音。

“可是已经过了登机时间……”我小声咕哝。

老奶奶张开口，还没说话，这时机场广播响起，先是一通完全无法理解的优雅法语，然后是英文——“前往冰岛的航班将会延迟20分钟后在35号登机口开始登机。”

“你听！欢迎来到法国！20分钟的迟到对他们来说算是不容易了。”老奶

奶笑着说。

我松了口气，如释重负，“你是去冰岛旅行吗？”

“噢，不，我要回美国，”她接着说，“这里的大部分乘客和我一样，来巴黎旅行，然后坐冰岛航空转机，比直飞便宜多了。”

原来如此，托运行李时排的长队，以回家的美国人居多。

“真是放心了，不然和我想象中的冰岛落差太大，冰川上人挤人，我才不是为了这个来冰岛的。”我自言自语。

“听起来你是要去冰岛旅行，是吗？”老奶奶问道。

“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旅行，我的生活一团糟，辞职后我去做一个项目，然后病倒了，项目烂尾了，期间又分手了。没有未来，没有幸福，连健康也没有了。出院后我天天躺在家里，觉得自己是个废人。我从世界消失了，不想让任何人找到我，朋友们打不通电话，竟然有的还写了长长的邮件，确认我还活着。”我顿了顿，抱歉地看着她，说得太多了，“快两个月没说话了，一下子刹不了车。”

老奶奶饶有兴致地看着我，“你接着说。”

“发现在家也不行，见我消沉，家人一个个来做思想工作，希望我开口说话，他们认为说出来就没事了。其实，一个人有时候想要的只是单独和自己相处一段时间。心太乱，怎么说得清楚，最糟糕的状态就是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经受不住天天被谈话的烦扰，有一天，我摔门出去了。我很爱家人，我知道这样做伤害了他们，可是我只想逃走。项目还剩下一笔钱，我不管了，坐在马路边，手机上网买了飞冰岛最便宜的单程票，我的西班牙工作签证还在有效期内，应该能去。对于冰岛，我没有任何期待，也没有任何概念，我想死在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。”

我越说越多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很爽。对一个陌生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，根本没有负担，不担心她会对我有看法，即使有也无所谓。

“你呢？别告诉我你也是一个人来巴黎想去死。”

我开了一个拙劣的玩笑，不想继续谈论自己。

“你说对了一半，”她对于我的私人故事表示尊重，没有加以评论，“我常常会独自飞巴黎过周末。小时候我在巴黎近郊长大，后来跟随父母搬到美国，但是我这辈

子都离不开巴黎，总想着要回来。”

“语言是个难题，他们都不说英文，而且巴黎小偷多，不安全。”我说。

我对她的巴黎情结感到好奇。

“的确危险，尤其对于我这样的老太太，他们要是想抢走我的包，简直轻而易举，所以我的经验是不要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，也不要在不该出门的时候在外面待着。昨天晚上是法国的一个公共假期，人们上街庆祝，非常热闹，我也不想错过这个特别的夜晚，我出门了，直到很晚才回家，从地铁到酒店有一段距离，我故意跟着一群日本游客，虽然她们都是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孩……”

她打开手中的依云水瓶盖，喝了一口水，继续说，“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如果有人抢劫，女孩们跑得快，会抛下我，但至少她们会尖叫，要知道啊，我一个老太婆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！”

我们对视了一眼，哈哈大笑。

我喜欢这个有趣的酷奶奶。

“我老了，在外面旅行，随身一个手提包，一只行李箱，我必须挑剔地做出选择。一个人，尤其作为一个老人，只有变得挑剔才能获得自由。”她说。

“每次你在巴黎做些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世界上的超级大城市使我着迷，大城市本身便是一种艺术，那么多人，那么有活力，充满灵感。对了，我喜欢画画，年轻时候是个画家。”她说。

她弯下腰，吃力地喘着气，从包里取出一本牛皮质地的记事本，从最后的夹页袋中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。那是一张四个角泛黄的正方形彩色照，一个戴贝雷帽的年轻女人，背景是大海，她在画板前创作，侧脸专注。

“这是年轻时候的我，”她笑着说，“我最近才被通知我的年纪——76岁！天啊！还有4年我就80岁了！我也不能相信自己已经那么老了，航空公司居然给我安排了轮椅，我生气了，告诉他们，我还年轻。他们说，抱歉，你已经76岁了，这是规定。我就说，去他的规定。”

我被最后那句话逗乐。

不过，我憋着笑，害怕不太礼貌。

“好吧，我必须承认，我已经没有牙齿了，戴的是假牙，我也走不动很长的路了，但我觉得我才不是即将迈入80岁的老人，我是个圆脸，又胖，年轻时候不好看，可是现在捡了大便宜，圆脸的胖子不显老，哈哈！”

她说完，我再也憋不住，哈哈大笑，然后眼泪也出来了。

“你别介意，我不是嘲笑你，”我拿着纸巾擦去眼泪，“今年我26岁，我却觉得自己已经老了。在中国，这个年纪的女人会感到一股压力，身边的同龄人有的结婚了，孩子也有了，工作了三四年，事业基本在稳定中步步高升。可是我一事无成，能搞砸的都搞砸了。”

老奶奶依然没有对我的私人生活进行评论，她回应道，“丈夫去世以后，我的旅途少了个伴，难过了一阵，接着我还是继续来巴黎，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事情。一个人开车，从卡罗莱纳到纽约，先探望女儿，然后坐国际航班，在巴黎街头游走，一个人去画廊看展，一个人坐在广场吃三明治。

“这些年即使独自生活，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旅行。现在要回去了，但是已经计划好冬天再来，不会告别太久，光是想一想，我就兴奋。

“我的房间里，墙壁上一直贴着NASA的一张照片，宇航员看到的地球的模样。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是走遍这个世界，到处画画。后来发现世界太大，人的一生都走不完，于是我决定爱着巴黎，已经足够了。”

老奶奶看着我，说，“你看我，快80岁了还有时间做想做的事情，26岁那么年轻，Why not？”

“可是我害怕尝试了以后仍然一事无成。”我不假思索地说出内心的恐慌。

“所以要变得挑剔，一旦一件事情令你感到烦闷，无所适从，为什么不去尝试从未想象过的事情呢？这就是挑剔。当你在学习一件新的事情，尝试新的体验，时间会慢下来，你会感到自己在成长，这和你几岁无关。”她说。

“我想当作家，可是我连自己的生活都不知道该怎么写。”我垂头丧气。

“那就去成为作家，写得糟糕也要写下去。你看，我那么老了，还没成为厉害的画家，不过我一点也不着急……”

她的话没说完，登机广播在耳边响起。



人们纷纷从座位起身，有序地排队准备登机。

“我能给你拍张照片吗？”得到回应之前，我迅速在背包摸索，取出相机。我不知道按下快门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她的照片。我不知道。

“当然，Why not！”她没问我原因，直接爽快答应了。

匆忙中，我拍下了一张近距离的她的肖像，没有时间调整数值，不管那么多了。

我们站起来，加入登机的队伍。

我发现老奶奶的个子比想象中更娇小，比我至少矮了半个头。

也许刚才说得太多，我们沉默了。

踏入机舱的时刻，她转过身，向我道别——

“如果你很难过，因为衰老，因为失去爱的人，那么，勇敢一点，并且变得挑剔，你会快乐的。记住，不要变得传统，它会禁锢你。再见。”

我们朝各自的座位走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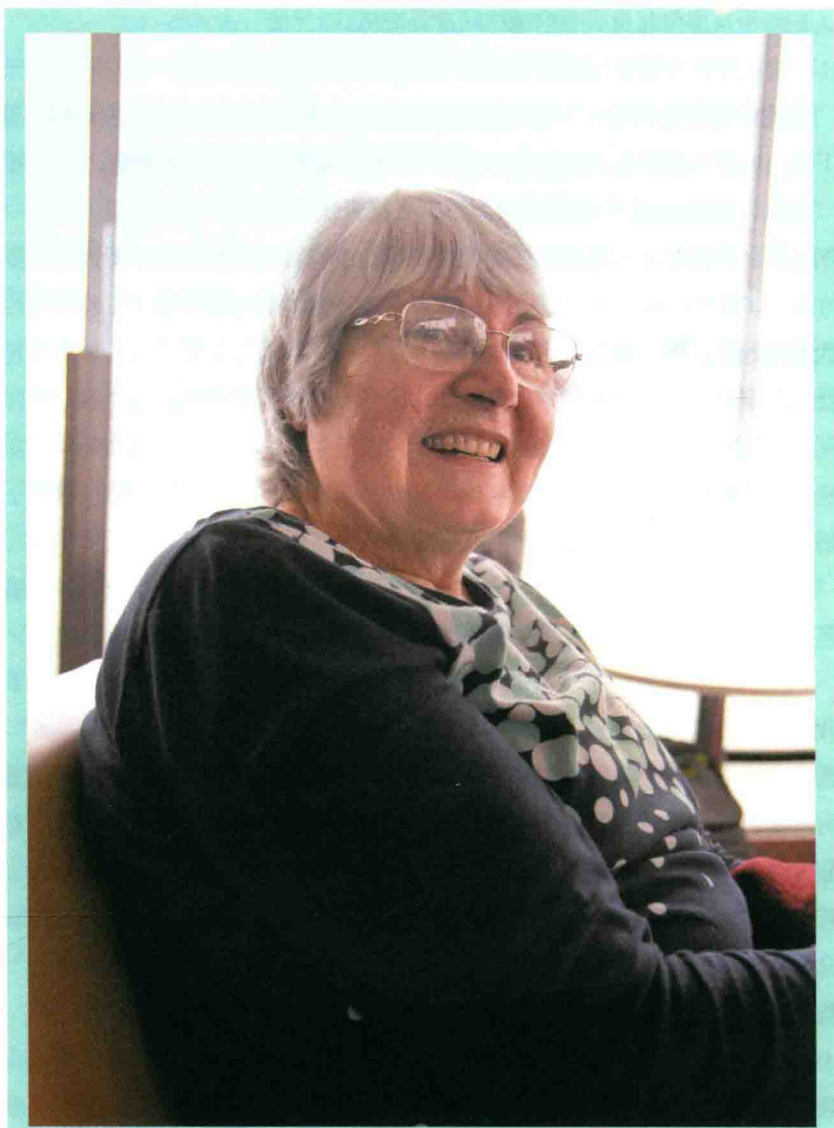
我要去冰岛了。机长用流利的英文广播为航班的延误向乘客道歉，看着窗外阴雨绵绵的巴黎，我在想，我要去冰岛做什么？我怎么会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这样的？我要在那里待多久？我会死吗？

我只带了一件羽绒服，一套内衣内裤，一副半年抛的隐形眼镜，一个相机，一台很久没有被启动过的笔记本电脑。

既然没有未来，那么连过去我也不要了。

我要去冰岛做什么？

三个小时以后的事情，三个小时以后再说吧。



你看，我那么老了，  
还没成为厉害的画家，  
不过我一点也不着急。

## 相信精灵

这个很胖的陌生男人，接过了我的行李，放在出租车后备厢。  
他回到驾驶座，圆滚滚的肚子，从椅子上溢了出来。  
我把青旅的地址写在纸条上，他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五月初的冰岛，傍晚依然明亮，阳光灿烂。  
我把车窗摇下，头发被吹乱，耳边只听见风的呼啸声，空气冰凉，微甜。

终于自由了。  
这是一种胆小鬼的自由，无所牵挂，无所顾虑，奔逃到世界的角落。

初来乍到的陌生国度，公路两旁如同月球表面，荒芜平原，视野辽阔，远处的云朵迅速移动。

每个地方，第一眼总是印象深刻，哪怕告别了许久，你也会记住某些仪式性的时刻。

第一眼的冰岛，原始，明亮，气味是好闻的。

没有广告牌，没有楼房，地平线无限延伸，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群山。

拿出手机拍照，发现临走前过于匆忙，忘记开通国际漫游，屏幕显示无信号。

这下子，认识我的人找不到我，见到我的人都不认识我，一切清零，仿佛恢复出厂设置，游戏重启。

“等等……”心一惊，不但手机没开漫游，连钱也忘记取了！

背后冒冷汗，关上车窗，看着出租车司机，怯生生地说，“你能先在银行停一停，让我去取钱吗？”

其实，我根本不知道冰岛用什么货币。

司机转过脸，大海一样蓝色的眼睛看着我。

“你没有克朗吗？车上刷卡也没问题。”他摸索了一阵，手拿刷卡机器，在我眼前晃了晃。

果然是北欧，科技发达。

“过不久会下雨……”看着远处，这个寡言的男人说道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问。

“在冰岛，我们通过看云看风来预测天气，”他接着说，“那边的云层很厚，风向是往北。”

我也陷入一种寡言的状态，一路的飞行，有些困意。

不远处出现一个小镇，我问，“这是雷克雅未克吗？”

“不，还在更远的地方。”他说。

“可是我记得在地图上雷克雅未克机场离市中心很近……”我不确定地回应道，瞥一眼计价器，上面的数字已经到了四位数——我对于冰岛货币的换算毫无概念。

“你说的那个是国内航线的机场，刚才上车的地方是凯夫拉维克，距离市中心一小时的车程。”

司机向我解释后，我没有接话，在心里盘算，就算现在下车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走，况且沿途荒凉，没有地铁，没有火车，也见不到公交车。既然如此，咬咬牙，倾家荡产坐一次冰岛的出租车，第二天飞回家，也好过总是期待着和他一起来，却一次次失望。

这样毫无准备地飞来冰岛，是一种证明吧！

一句又一句的解释——“今年很重要，不能随便请假，让老板不开心了，升职会没指望，你以为我不想去吗”；“我在做攻略了，最近一个同事刚好从冰岛旅游回



来，等我把所有都计划好就买机票”；“可是这个项目报告没写完，再等一年去也没关系，不是吗”；“你自己一个人去我不放心，外面太危险，你如果去了，那就是不负责”；“自由？你的自由就是不负责，我对你那么关心，你要懂事一点……”

最后，我们从未一起旅行，即使家门口的公园也未曾牵手散步过。

最后，那个曾经说任何事都有商有量的人，满口责任、关心与懂事的诡辩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，我们的空间越来越狭隘，透不过气，语言何时从糖果变成毒药。

看着计价器上的数字，心生痛快，我厌倦了所有的语言，行动是勇气，大过万字的辩解。

“你是冰岛人吗？”

我决定和司机聊天，反正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。分散注意力，免得又鼻酸落泪，这里是冰岛，那个人不值得我在世界的角落继续为他难过。

“是的，刚才经过的小镇就是我老家。”司机回答。

“你相信精灵吗？”我想找点话题，随口问问。

“我相信的，精灵一定存在，只是我们都看不到而已。”没想到他很认真地回答。

大海一样的蓝色眼睛，安静地看着我。

那个瞬间，我发现一个人内心相信的东西不必说出理由，相信就是相信，毕竟，能说出口的理由都是用来被反驳的，就像规矩一样，规矩是等待被打破的。

“那你知道夏天是什么感受吗，毕竟冰岛一年四季都那么冷。”我继续随口问问。

“哈哈，我常常去泰国，我的太太是泰国人。”他说。

我感到不可思议，“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年轻的时候，我曾深爱一个女人，想娶她，后来她得癌症去世了，我很伤心，以为自己要孤独一辈子。2005年，我去泰国旅行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，她不会英文，我不会泰语，但我们就是爱上了彼此，第二次见面我们结婚了，现在她搬来冰岛和我住在一起。”